



儀式のひさしの記憶—yoifo（ツォウ族のシャーマン）文化保存の取り組み
On the Cultural Preservation of yoifo (Wizard of Cou)

文・圖—mo'e tapangx 方敏全（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發展協會專業經理）

巫簷下的記憶— 淺談yoifo（鄒族巫師）文化保存工作

過去，因著yoifo（鄒族巫師）體系帶有神祕色彩，即使最依賴yoifo的鄒族人，也會在日常生活中避諱談論巫術，而其傳承，自古以來都僅限於族群師徒之間的學習歷練，少為外人所知。隨著現代科學發展、外來宗教的傳入，yoifo文化的傳承急速式微，過去鄒族人依賴的yoifo體系，逐漸退出日常生活，逐漸只為部落長者所看重。

在筆者的成長過程中，有幸持續有機會接觸並認識yoifo文化，而在2016年於山美部落開始擔任社區專職後，因社區協會與部落文化健康站，得以更進一步接觸部落中幾位資深yoifo，在訪談、學習中，漸漸瞭解不同施術的儀式、作用，透過觀察與對話，筆者認識了每個傳統施術儀式背後最重要的價值觀，也開始意識到yoifo文化保存的重要性。

傳統巫術與達邦社鄒族人神靈觀念之關聯

鄒族人是屬於泛靈信仰的族群，對大自然秉持萬物皆有靈的觀念，如同其他古老的民族一樣，這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，更是早期鄒族人的信仰核心。在還沒有外來宗教進入部落之前，鄒族人早已經建構出一套複雜且完整的神靈系統。



2018年鄒族yoifo文化申請提報為無形文化資產，初審後合照。



筆者與楊安榮美yoifo進行訪談留影。

在鄒族的神話中提到，當洪水退去後，鄒族建立四大社：特富野（Tfuya）、達邦（Tapangx）、魯富督（Luhtu），及在20世紀初即消失不見的伊姆茲（Lmucu）與其周遭小社。其中魯富督（Luhtu）社群現存者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的久美部落，特富野與達邦主要居住於阿里山鄉。而雖然同屬阿里山鄉，達邦社群和特富野社群在傳統信仰的口傳及架構上，有著明顯的差異性。達邦社鄒族人的神靈觀念中，神祇並沒有如漢族或其他族群（包含特富野社）般，幾乎沒有上下階級之分，這些神靈各司其職，從創造天地、決定人的命數、征戰，甚至協助農作豐收、身體健康等等，只有在特定的時空領域時，特定的神靈才有特定的功用。這樣的系統，從yoifo執行的各項儀式及各儀式所連結的神祇關係中呈現出來，yoifo文化的存在也真實反映出整體部落實際的需要，以及充滿自然色彩的生命哲學。

yoifo文化是族群核心文化所在

然而，對於現在的鄒族人來說，傳統yoifo文化至今始終披掛著朦朧的面紗。

達邦社鄒族人的神靈觀念中，神祇並沒有如漢族或其他族群般，幾乎沒有上下階級之分，這些神靈各司其職，從創造天地、決定人的命數、征戰，甚至協助農作豐收、身體健康等等，只有在特定的時空領域時，特定的神靈才有特定的功用。



「yoifo」是鄒族人對巫師的通稱，他們被認為是介於人間與超自然的中介人物，這些能力通常需先經由夢境天啟，之後透過師徒制的養成後方能成為巫師。正式的yoifo往往透過其「靈界的對應配偶」進行施術，如為人治病、解夢、占卜、祈福等。

鄒族如同其他的台灣原住民族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當中，文化的傳承並不落於文字，而是以口述的方式延續。隨著不同人的吸收與表達，同樣的神話故事、先人掌故，在不同地區自然地發展出了大同中存在小異的情節與精神。而由於yoifo並非世襲制，且每一位yoifo



的養成相當嚴格，許多的儀式是以師徒制代代傳承，受到的干擾極少，比起其他的文化脈絡，人為的額外詮釋顯得更少，因此幾乎可以說是掌握了鄒族文化最核心的精神。即使是到了現代，許多祭典、儀式、禁忌，yoifo仍然掌握了相關的話語及詮釋權。倘若yoifo文化消失，現代祭典很有可能就會淪為表演與形式，令人惋惜。

在現今的「鄒族學」研究中，針對政治體系、祭典、鄒語乃至民族植物的研究非常多，然而針對巫師文化進行研究與保存的卻相當稀少。yoifo文化在大的文化脈絡中可以扣合族群祭典，在小的文化中則是與族人們的生活共存，這樣的民族智慧如何有效的保存，是鄒族文化需面對的議題之一。

為yoifo文化保存的現在進行式

針對鄒族yoifo文化進行記錄與保存，在

嚴重大病等，依舊習慣藉由yoifo執行儀式的協助，來獲得內在的平安與穩定。

鄒族人對於大自然的變化、夢的徵兆、

筆者與楊安榮美yoifo討論法器的功能與意義。



過去對族人來說是前所未有的，畢竟，這個領域對鄒族人來說依舊充滿著各種禁忌，且進入的門檻高，一般人要接觸yoifo之間的傳習便已相當困難。因此，為了讓yoifo群體瞭解將巫師文化認證為無形文化資產的意義，以及取得yoifo們對筆者的信任，筆者於2017年經由yoifo群體的允許，便開始參與他們每三個月固定舉辦的傳習／討論會，除了持續在會後說明協助提報的意願及用意，更重要的是從參加他們活動的過程中，筆者慢慢建立與每一位yoifo的關係。這樣一年多長時間的培養，才奠定筆者日後在進行資料收集的基礎。

yoifo文化該如何保存及延續其生命力，從筆者於2019年協助yoifo群體取得認證之後，這個問題也不斷地徘徊在自己的腦海中。想要傳承、保存yoifo文化及施術儀式，就目前部落資源有限的情況來說是非常困難的事情。雖然筆者透過文獻資料閱讀整理、口述資料訪談等方式，認識了yoifo所使用的法器、施術的方式、吟唱的祭歌等表象部分。然而，這些採集大部分都是在自己工作之餘進行的，受限於人力與經費，大多只是表象、片段的蒐集資料，並不能夠有系統的整理與建檔。因

此，在申請2020年文化保存計畫的設定中，我們初步將目標分成計畫初期、中期、後期三個階段進行文化保存工作。

在計畫初期，我們透過整個工作團隊，先有系統地對這些資料進行脈絡化盤點，也重新系統性、針對性的訪問巫師。在目前鄒族現有的十名yoifo當中，我們主要鎖定普遍被鄒族人公認最資深、法力最高強、最具有話語權的三位具代表性的yoifo以「全鄒語」訪談的方式做為資料來源。

計畫中期，在系統性地整理完成資料後，我們將持續與三位yoifo進行相關資料的再確認，力求清晰無誤的表達出他們的想法。同時，我們也將在計畫中期分別邀請兩社頭目（達邦、特富野）、兩社五大重要氏族代表、巫師群體及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前來共同討論，讓這些資料內容可經得起多方檢驗，建立學術基礎。

在計畫的最後，我們會將整年度收集起來的相關資料經過爬梳、整理、完善之後，在巫師群體同意的前提下，將安排其中可公開的相關資料，在部落的地方文化館（或相關場域）辦理鄒族巫師文化展，作為保存計畫實踐的具體成果，也是翻轉族人對於yoifo認識的第一步。

結語

在2018年年底的一次訪談中，鄒族最資深的yoifo楊安榮美女士問了筆者：「你為什麼要等到我都八十多歲了，才要來問我有關yoifo的事情？」這句話重重的衝擊到筆者的心，也讓筆者回想起在鄒族巫師確定通過認證的同一個月，其中一位被提報為保存者的年長巫師殞歿，還沒來得及被傳承的文化知識也隨之消逝。對筆者來說保存巫師文化是一項在與時間賽跑的計劃。



筆者自製的鄒族yoifo系譜。

這幾年筆者的觀察，鄒族人對於大自然的變化、夢的徵兆、嚴重疾病等等，依舊習慣藉由yoifo執行儀式的協助，來獲得內在的平安與穩定。迫切依賴巫術，同時卻又避諱談論巫術的矛盾心態，加上外來宗教的傳入，導致鄒族傳統巫師儀式在日常生活中急速的退去，巫術漸漸成為在部落長者記憶裡的殘餘儀式，不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筆者對於巫師文化的保存，除了記錄幾位資深巫師的生命故事外，也想試圖釐清一般大眾對於鄒族巫師的看法，讓大家了解巫術儀式的的使用，不僅僅是儀式怎麼做、產生什麼效果，更重要的是儀式背後所隱藏的內涵，是鄒族人代代相傳對於生命、對於大自然的價值觀。◆



mo'e tapangx
方敏全

鄒族，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部落人，1980年生。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及台北藝術大學舞蹈表演研究所畢業。109年文化部文化資產補助計畫「鄒族yoifo (巫師) 文化保存維護計畫」負責人，並參與多項文化部文化資產計畫。現任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發展協會專案經理。